

忆济州之行(下)

●徐美霞

韩国的文化源于中国，在韩国随处可见繁体的汉字，韩国人的语言也时时显露汉语的影子，而韩服则是汉服的改装版。韩国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某些方面某个程度上比中国做得好。在济州，我参观了一个保护完好的民俗古村落，认识了一个古老神秘的职业，见识了一群自力更生、坚韧不拔的女性。

济州岛的城邑民俗村是一处朝鲜时代的古村落。如今被称为“浪漫之岛”“爱情之都”的济州岛，在朝鲜时代是苦寒之地，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被流放来的多是曾经的达官显贵包括王室宗亲，他们被流放后生活不能自理，许多工作靠下人尤其是女佣来做。迄今在韩国，吃苦耐劳的仍旧是善良的女性居多，在这个城邑民俗古村落更是如此。

接待我们的讲解员是一位风韵犹存、风趣幽默的“阿奇玛”。她说自己已经61岁，曾做过“大长今”的替身。岁月在她脸上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她说自己还是村里的“年轻人”，刚开始学习做“海女”。它是一个职业。

城邑古村落位于汉拿山，是一个展现独特济州岛住宿文化的古村落，整个村落长得很奇怪，每栋房子都矮矮的，用火山石和马粪垒起来。据说，这是因为台风大，房子只宜矮矮的，还因为岛上蚊子多，马粪可以驱蚊。“阿奇玛”把我们拦在三根木条做成的“门”前，告诉说村里是没有真正的门的，每家门口都有这样三根横放的木头。如果看到三根木头都横着，说明这家人外出了，一时回不来；如果看到有一根木头放下来了，说明他们家过一会就有人回来；有两根木头放下，就说马上回来；三根木头全部放下，说明家里有人。这三根木头类似于我们现在办公室门口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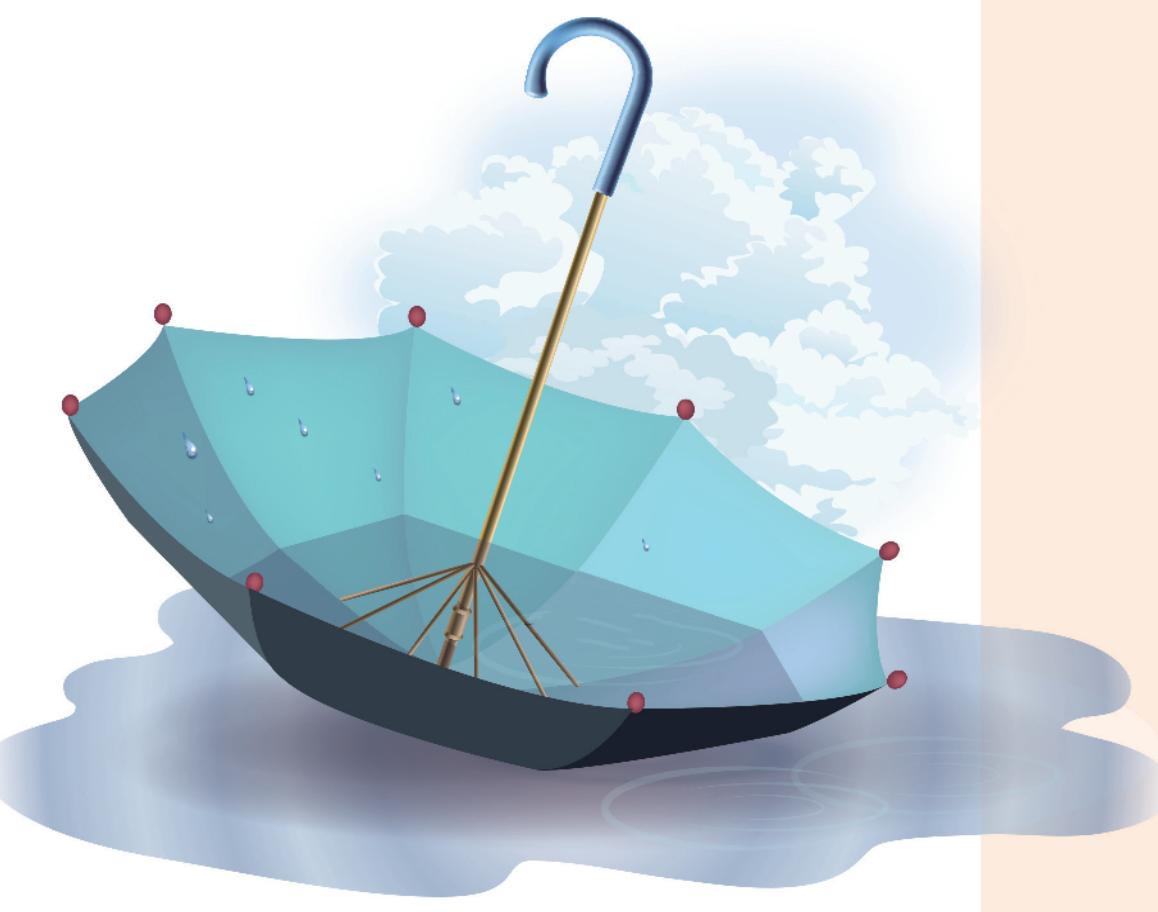
去向牌”了。

为了保护古村落，当地政府对留守村民的补助力度很大，留守村民还推销着他们的旅游商品。我是每到一地就会“买买买”的人，这回主要给有严重骨质疏松症的妈妈买。据“阿奇玛”说，村里的“海女”到八十岁了还能下海劳作，这是得益于长期吃马骨粉。是真是假，无法分辨，我权当作真的，就给妈妈多买了些马骨粉。

“海女”，初次听到这个名词，脑海里就浮现“美人鱼”的形象，但听了“阿奇玛”的介绍和查了资料后才知道，这是一个高危的行业，目前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更有七八十岁的女人还在做着“海女”的工作。

所谓“海女”，是指不带辅助呼吸装置只身潜入海底捕捞龙虾、扇贝、鲍鱼、海螺等海产品的女性。我们遇到了一群浮上海面的“海女”，见她们穿着黑色硅胶下水衣，包裹严实，但还是能清晰看到她们满是皱纹的苍老的脸。在这个我们裹着大棉衣的寒冬，一群七八十岁的老“海女”推着推车，把她们的“战利品”推向市场，我不由产生一种莫名的心酸。如今这个行业正在渐渐萎缩，虽然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政府的扶持政策很好，但终将走向消亡。

人的精神是可贵的，有时也是可怕的，传统的东西有好有坏，比如“海女”这个职业就有些不近人情。在古代，没有先进的设备仪器，要下深海去抓海参，鲍鱼只能靠人工，而今先进的潜水仪器早已能下到几百米深的海里作业，却还要传承这种没有一点保护措施的“海女”职业，就似乎不值当了。我拿着一个橘黄色的浮球当道具拍照，而这样的浮球却与“海女”们生死攸关。我想，“海女”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传承，但这种职业应当遗弃。



二十四节气组诗(下)

●姚雁丰

秋分·秋熟

似箭光阴不可追，金风到处紧相催。
隔溪阡陌镰初试，经夏蛩蛩语渐微。
昼夜平开寒暑易，秋分过后物形非。
消息欲寄阿谁寄，怅问南鸿几日归。

霜降·东坪古道

宇内澄明景更加，溪桥雾散薄如纱。
田畴空旷霜初白，霄汉深幽碧不瑕。
垂挂累累红柿子，招摇簇簇野黄花。
使君信否秋虽暮，枫火连山映彩霞。

立冬·火炉烫酒

昨晚寒潮乱扣门，频频相告立冬临。
殷勤劝我添绒羽，暂且开封洗角樽。
火碳泥炉汤已沸，荪菇豆腐酒刚温。
些微憾事无红袖，独饮还怜独自斟。

小雪·寺后田畈

宇宙为枰斗似棋，星光弈气任流离。
阳潜阴盛江河锁，霾举虹藏日影疲。
农事清闲愁冻土，梧桐憔悴恨空枝。
迟疑小雪何方见，尽落翁头白发丝。

大雪·广驿前所见

红紫青黄各历经，悠悠物候付流萤。
马兰花发还堪见，寒号鸟啼安得宁。
驿口水深鳞甲没，渔夫天冷钓竿停。
日沉收拾行踪后，唯剩孤舟浮晦冥。

冬至·晴天即景

朦胧蒸汽看难清，红日悬浮故似灯。
数九时节今刻始，明朝白昼继而增。
想来麋角应开解，毕竟泉流已可听。
地气只消一线举，便能顺序动欢声。

小寒·访友经过

雉雊声中恰小寒，又邀川壑洗尘鞍。
别来多见萧森木，行处曾逢冷冽滩。
许觉空山生寂寞，欲为世事奉清欢。
前头竹坞荒棚侧，几簇梅花不一般。

大寒·浮石渡

透骨冰锥日渐隆，阴霾如盖覆苍穹。
隼禽疾厉搜狐兔，水泽坚危困棹蓬。
裘薄指僵难以握，灶贫烟直不能躬。
元知萧杀今为最，风向明朝北转东。